



OK丛书

请 你 枪 毙 我

光盘/著

他们一起追寻瑶家迷人的情爱文化，
在如梦如幻的边城山水中相爱。

中国工人出版社

请你毙了我

光盘/著



OK丛书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请你枪毙我/光盘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2. 2

(OK 丛书)

ISBN 7 - 5008 - 2736 - 9

I. 请… II. 光…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00758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 82075934 62005038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88370586

网 址: [http: //www. wp-china. com](http://www.wp-china.com)

E - mail: [ok-books@sohu. com](mailto:ok-books@sohu.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阳谷印刷厂印刷

版 次: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36 千

印 张: 10. 25

印 数: 10000

定 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鲜裸.....	(1)
第二章	忽然私生	(51)
第三章	浪漫与伤痛	(102)
第四章	美腿飞了	(152)
第五章	夕阳缺席	(200)
第六章	时候不早了，睡吧	(248)
第七章	你欠我一辈子拥抱	(294)

第一章 鲜 裸

I

有这么一个白天，桂城早上电闪雷鸣乌云压地气温骤然变低，却不下一滴雨；到了11点，云开雾散，阳光片片，大雨偏偏没有来由地倾盆而下。阳光大雨相映成趣的奇观一直持续到下午。充满了诗情画意。堂兄盘久吧与万的飞的首次见面就定在这天下午。可是久吧却在电话里这样告诉我：很痛苦啊。你分明听得出他在说着真正的痛苦，他还一边打着自己的耳光，那情景不像是自己相亲而是要和情敌决斗。我不知道久吧这个30岁了连一次恋爱也没谈过的数学教师脑袋是怎么的与众不同，内部结构是什么。好好的一个诗情画意就让他“很痛苦啊”四个字活生生的给搅了。我对他说，其实最痛苦的是我，我什么也得不到却必须陪你去相亲，必须丢下事先约好的采访和晚上的美宴！

时间定在三点钟。本来我想对天气作一番散文诗式的描述的，可是听了久吧的话，谁还有心思去描述呢？尽管他是我堂哥，我还是要说，久吧请你打一辈子光棍吧！

两点一刻久吧把摩托车开到我们报社，他穿上了单位里发的最好的西装，早先乱草一堆的头发也修理整齐。他的摩托车一直没熄火，像趴着的一头公牛低吟浅唱。他说，我太激动，亲爱的盘染童，请你来当驾驶员。我说你这是什么话？

按正常速度，从报社到达桂河大桥只需二十分钟，久吧却规定我只能在十五分钟内赶到。久吧和那个叫万的飞的女孩首次约会定在桂河大桥下面的防洪堤上。为什么要定在大桥下面？我不知道。你去问介绍人好了。

我没按久吧规定的时间到达桂河大桥下，这是没办法的事。生命比什么都重要。万的飞还没到，这也是预料中的事。我和久吧下到河边洗过手，各人扯了一根小草含在嘴里，放眼对岸。桂河水蓝如大海，水面上冷风习习，竹排穿梭，那些外地散客就是以这种方式游览著名的桂河风景的。久吧说，见到万的飞该不该与她握手？我说，看情况，她要是首先向你伸出手你就伸出手，她的手要是不伸你的手就应该规规矩矩地待在原地别动。久吧看了看自己的手分别做了握手与不握手两种试验。

我们回过头准备上去时，久吧看到了介绍人索索。他说，他们来了，他们正向我们的方向走来。

我和久吧迎上去。

万的飞对久吧伸没伸过手我已经记不得了，索索向我介绍万的沐后我就注意到了万的沐。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我也许见过万的沐，但现在总也想不起来了。我丢下他们四人目光穿过索索与万的沐间的空隙，不舍地回忆与万的沐的某次相遇。索索说，我们不要都站在水边说话，上去吧，这里很危险。索索话刚说完，我们便听到了一个落水的声音。两个女人发出尖叫。久吧掉下去了。我分析了一下他是过于激动而一脚

踏空掉下去的，久吧就是这么没出息。久吧除了头发，全身都湿了。他在齐脐深的河底走动，走到离我们两三米的地方试图往上爬。索索说，我们去帮帮他。等到我们走近，久吧已经爬上岸来。他像一只落水狗站在原地。我说，这次约会暂停。

傍晚时分万的沐给我打电话问，久吧对的飞印象如何？我说，不知道。他落水的惊吓很可能会冲掉下午所有的记忆。的沐说，晚上继续吧。

晚上我没参加久吧的约会，我要赶写一篇稿子。而且久吧也没要求我去陪同。

如果不是万的沐来到我的办公室，我几乎忘了久吧与万的飞约会的事。我太忙，我无法腾出时间去关注每天都发生的约会事件。我算了算此时距离久吧落水的那天已经五天。我和万的沐漫不经心地谈着。谈了一二十分钟左右，万的沐拉动她屁股下面的椅子向我靠近，压低声音说，久吧对的飞的印象如何？我说，不知道。从那天久吧落水后我就没见过他。万的沐说，好像你对久吧不太关心。我说，谈不上关不关心。我们性格不太一致，平常交往少，但这并不影响我和久吧的关系。

万的沐说话带出的气息有一股野外的清香，如果换上你也会迫不及待地把它吸进肚子里去。我吸过万的沐的气息含在嘴里直到它们全部融化。多次呼吸之后，我以询问万的飞对久吧的印象来掩饰我对万的沐气息的贪婪。万的沐告诉我，万的飞觉得久吧还行。我说，万的飞才 25 岁，很年轻的啊。的沐说，你不才 27 岁吗，你也一样的年轻，我就不行了，我都 30 了。我说，你的长相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万的沐毫不谦虚，她说，你说得对，他们和我也这么认为的。

送万的沐出办公室，她建议我去看她的画，我答应下来。

万的沐坐在我的摩托车上，她双手搂住我的腰。为了安全

她只能搂住我的腰。她动作粗犷，像人们把货物捆在摩托车一样勒紧我。

她大部分的画作都集中在师大艺术系前面那排平房当中的一间里。这排平房是艺术系废弃的教室，它在紧靠围墙的一个角落，校长还没想到该不该拆掉。空着也是空着，系主任以招标的原则分别把它们租给了系里的教师。万的沐推开门，我们都没有急于进去，她在想什么我不知道，但我在嗅这里面特殊的空气。我感觉它就像万的沐呼出的气息。我说，墙壁上全部挂满了画作，桌椅上也有不少，你还想干什么？她说，不断地画下去，就像你们记者将不断地写下去一样。

教室里有画版，和一张未完成的画。万的沐说，我准备画什么你能猜出来吗？我说，我猜不出。我不是画家我猜测不出，我们属于不同的脑袋，我猜测不出。你准备画什么？她想了想，我也忘了。万的沐走到画桌边，操起画笔。

看她作了两三分钟画，我去欣赏那些挂着的画。画的种类不少，万的沐画国画也画油画钢笔画。当我的目光停在一幅题叫《沱巴河裸男》的国画上时，我内心里大声呼叫。叫过之后我侧目万的沐。万的沐进入了创作状态，她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也绝没听到我心底里的大叫。《沱巴河裸男》左下角注明此画作于四年前的8月19日。沱巴河是我老家的一条河，那天我正好回到老家。爷爷对我说，你都大学毕业了，非常有必要每天到沱巴河里洗一个澡，那样的话河神会保佑你的。我说，爷爷你这个主意很好，我坚决照你的批示办。爷爷把我领到河边，他在一个风景绝好处停下健壮的脚步，说，这里最好。爷爷亲手扒掉我的衣服，并把我推入河中。这段河面有二三十米宽，但它离村里较远，村里人不太习惯来这里洗澡游泳。老家人并不知道无限风光在险峰这个道理。从被爷爷推下去的那

一刻起,我就爱上了家乡的沱巴河。后来我多次把沱巴河写入我的散文里。也是从回到老家的第一天起,我每天的上下午都跳入沱巴河。我躺在水面上顺水漂到远处,再逆水游至原地。第四天中午时分,那是一天中太阳最毒的时刻,我没料到这个时候连村里人都躲在家里或树阴下了,沱巴河却出现一个年轻的女画家。她出现的准确时间是什么,是从哪里钻出来的,我一无所知。这天我带来了两根一米长的小圆木,并让它们架着我漂着。在两根圆木之上我完成了好几种姿势。但是我所有的这些只表演给山水看的动作,却在不经意间暴露给了一个年轻的女画家。

现在我可以肯定地做出结论:那个偷窥我身体秘密的年轻女画家就是我现在身后的万的沐。《沱巴河裸男》只画了一个趴在圆木上的裸男,很不幸,这个姿势在当天我也用过。

《沱巴河裸男》右边的油画也叫《沱巴河裸男》,只不过油画上只有逼真的沱巴河而没有裸男。就是说这是一幅未最后完成的画作。

万的沐走到了我身边。她说,我想不起他的模样了。我略作镇静,说太像了就不是那个裸男了。她叹息着说,说的没错。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不画完,一直在等待着什么。我十岁学习绘画,有过许许多多的写生以及有过写生过程中无数次的冲动,但能使我深深记下来并时常回忆和向往的只有四年前夏天的沱巴河写生。我说你想见到那个裸男吗?她说,非常想,四年来我去过多次,但再也没见到他。我说,见到他又怎么样?她说,我说不清楚。

我们回到画桌边,她刚完成的画一半像沱巴河,一半又像其他的地方。她说,喜欢吗?我说,还行。她说,可我不喜欢。它是我画作中较差的一幅,我没用心画,我想用心却用不了

心。我说，你是说因为有我在旁边？她说，也许是吧。我说，看来是我破坏了你的创作情绪。我先告辞了。

万的沐拉住我的手臂，说请别介意，今天我并不在作画，画作成败又算什么呢？我说你想画沱巴河，但又改变了主意，为什么？她说，两种念头都是突然来到的，它们都非常的强烈，容不得我反对。

2

出发前，我打电话约久吧在他的单身宿舍等我，我要去看望他。久吧说能不来最好不来，我没生病没出车祸，没什么可看望的。走在通往桂城大学的街道上我才觉得久吧说得对，我没必要去看望他，而且我曾发过誓不再踏进桂城大学一步。其中的理由我暂时不想说。

久吧从19岁起就住在这间单身宿舍里了。19岁，久吧从北师大毕业分配在桂城大学，在这间人来人往的单身宿舍里久吧度过了11年，久吧对它有着深厚的友谊和感情。在离单身宿舍一公里的教工新区里有久吧一套房，据说是90平方米的三室一厅。但久吧没搬进去。进到久吧的宿舍，他已在茶几上切好了反季节西瓜。我说，我不想吃西瓜，倒是想吃香蕉。久吧说，你等等。

他出门后，我拿起搁在茶几上的卷尺丈量眼下只有久吧一个人住的宿舍。久吧只知道计算各物件间的距离，却不知道物件组合的整体美。所以这间宿舍里秩序凌乱，布局很不合理。但是它们却为我一个人使用卷尺丈量房间提供了方便。我把卷尺头钩在物件上，迫使卷尺不反弹，再拉向房间的另一头。我克服了物件凌乱的困难，得出房间的最后面积是15点

8平方米。为了庆祝我的成绩，我坐下来吃现在看来非常诱人的西瓜。久吧买回香蕉时，我已经吃完了所有切开的西瓜。这个不能怪我，你去怪久吧。谁让久吧去得太久？他放弃桂城大学菜场不去，偏要跑到相隔数街的菜场。在这些年里，久吧一直婉拒上我们家吃饭，他每天坚持买菜做饭，每天坚持吃几个水果。久吧每天与菜场的小贩们打交道，久吧常告诉别人，桂城菜场所有的小贩们都有缺斤少两的恶习，叫全校教师不要再去买那些奸商的东西，让所有奸商去喝西北风。可是没一个人听久吧的，他们仍然在桂城大学菜场买肉买青菜。久吧管不着别人却管得了自己，从三年前起，他就不在桂城大学菜场买菜买水果了。

久吧把香蕉递到我手中，说我这里太乱了。我说，不仅乱，还有一股霉味、腥味。久吧说，什么样的气味我都习惯了，习惯了什么样的气味便没有了。

我说，你应该搬家。

久吧轻轻摇头。

我说，为什么？

久吧摊开双手，表示无可奉告。

久吧是我二伯的儿子，从小生活在农村，15岁考上大学才离开故乡。而我出生在桂城，15岁才第一次回老家。我妈说老家太穷，不通公路没有电灯，我们谁也不要回老家。但我妈却非常欢迎老家亲戚来我家小住，这是我父亲不与她离婚的最大理由。

我和久吧在一起没有太多的话可说，他不喜欢说多余的话，他常说人说话最好是像做数学题一样，简明扼要。久吧因此不太看电视连续剧和长篇小说，尤其是中国的连续剧。我看了看他那个没有几本书的书架，提到了万的飞。这是我此行的

目的。我问久吧,对万的飞的印象如何,有没有续后故事?久吧,说,印象不错;我们仍旧保持着一定联系。我说,你对她没有触电的感觉?他说,那天我掉进桂河了,算是一种触电吗?我说,我说不清楚。要是没有这种感觉就再换一个,人不多谈几次恋爱是对不住自己的。索索手上拽着大把女孩子。久吧没有表态,他的表情木木的。与这样的人打交道非常吃力,他不太外露的思想叫人捉摸不定。我忍不住了,我说,久吧,你表情能不能丰富一些?!

从久吧嘴里没有掏出多少他与万的飞交往的内容,这很正常。久吧是个做远大于说的人,不像有些人做了一点小事会说上一大箩筐。你说久吧是个压缩文件也说得过去。

久吧的床头有一枝红玫瑰,我现在才发现。我指着那支玫瑰,说哪来的?久吧眼神盯在我所指处,说,万的飞送的。我看到他浅浅地笑了一下。我说,这里面有戏。久吧说,留下来吃饭吧,你好久没吃到我做的菜了。久吧的厨艺不错,他在我们家展示过多次,只可惜他不常去。我说,在一个没有多少语言的地方,再好的菜也会变味的。做好菜,叫万的飞来吃吧。久吧说,她要来的,昨晚就说好了。我说,我就更没有留下来的理由了。

3

山里的春天比城里来得真实和显著。花艳,山绿,鸟更欢;目光所及之处全都升腾着一种生命的蓬勃气息,它引导你去感受纯净自然和坚强。我和万的沐的眼光和心事投向车窗外,这个姿势从汽车进入山区便开始了。这趟开往沱巴的班车人员很少,也许是春天进出人员少的缘故,也许是这趟车太早,

反正只有十来个人。万的沐坐我的后排，我俩向同一个方向观望车外风景。车从省道岔出行进十来公里后，沱巴河出现了。在一些河段，她像一条被抛落在山脚的金属带，无声无息；而在另一些河段她则像一个勇士撞击巨石。沱巴河以及养育她的山林已多次撞入我的心扉，每一次她都要告诉我这是我的血源，我的根。

汽车爬过一座山后，前方出现了丘陵地势，离故乡沱巴不远了。

万的沐拍拍我的肩，说，想什么呢？

我摇摇头。我想得太多太散，无法用语言表达。

万的沐挨我坐下，我们对视一眼，我主动把目光撤回来。万的沐的目光总是火辣辣的，我扛不住。我说，你这是第几次来沱巴？万的沐说，记不清了，15岁的时候我就跟着老师来沱巴河采风了。我说，哦。万的沐比我这个沱巴的后代还要先认识沱巴，同样是15岁，我却是怀着对父亲的怨恨进入故乡的。15岁那年，沱巴刚通汽车，我记得路面相当差，好像只是泥土公路；电还没有。沱巴美丽的山水没有打动我，我对沱巴的印象因了母亲的诅咒而很坏。

跳下车，我看到了坐在青石砖上晒太阳的爷爷。我们提着行李走近爷爷。我说，爷爷，我回来了。你怎么坐在这里呢？爷爷收起他那杆烟枪，说，我在这里等你们。我说，你知道我回来？爷爷嘿嘿笑道，知道。爷爷说，久吧，你又长高了。我说，爷爷，我不是久吧，我是染童。爷爷走到顺光处，掏出老花镜，说，你真是染童！爷爷半搂住我，说，我太高兴了，你竟然是染童。爷爷声音沙哑，发出很煽情的呼吸。但是爷爷脸上没有一滴泪，

万的沐对爷爷鞠了一个躬，说，爷爷。

爷爷应着，伸出手摸她的脸。爷爷说，我的人，好俊。万的沐大方地笑笑。

三年前，奶奶去世了，如今只剩下爷爷一个人坐在石头上晒太阳了。父母都希望爷爷住到桂城去，爷爷却从不答应。爷爷除了爱晒太阳，就是去到沱巴河边。

沱巴河发源于距沱巴村七八里的攀岩，那里仍是沱巴村的地盘，对于天宽地宽的瑶山，地盘延伸一二十里地是很正常的事。沱巴河水像钻出隧道的铁路，弯弯曲曲地离攀岩而去。攀岩高四米余，宽十余米，数百年来先祖们谁也没弄清它到底有多长，源头水又来自哪里。枯水季节，攀岩会露出两条石板路，传说岩神到人间使坏时必须踩踏一万块石板才能顺利，聪明的先祖们于是在枯水季节破坏石板。石板路早就残破不堪，在先辈们的故事里没有一个关于岩神使坏的，都说与那条被破坏的石板路有关。我15岁第一次回到沱巴时开始流行怎样捉拿岩神的议论。一些老人比如爷爷说，深入神穴才能捉拿岩神。有心捉神，深入岩洞并不是难事，难就难在能接连地放香屁。岩神对香屁有一种特别的爱好。当你深入到一定程度，你可以躺下来尽情地放你的香屁，岩神嗅到了会敲锣打鼓成群结队地前来捉拿你。他们锣鼓等一应乐器全是金子做的，而岩神的致命弱点是胆小，你大吼一声他们有的便被吓破胆子，没吓破胆的则丢弃手中全金乐器逃命。死掉的岩神化作一股青烟，逆水而去。先辈们说的所谓捉岩神，目的只是去夺金子。祖辈传下来是吃炒黄豆能放出香屁。可是这个方法试过的人太多了，谁也没有因为吃了炒黄豆能放出香屁来。关键是还有一味药，只有将这味药与黄豆同炒，才能放出香屁。那味药是什么，谁也没找到。

爷爷一个人住在他爷爷的爷爷遗留下来的房子里，那房

子青砖碧瓦,老气横秋。内部墙壁全是山毛榉,爷爷的兄弟只剩他一个了,这座当年气派的房子就只有爷爷一个人住着。在这里他守着一份历史,也守着一份孤独。

爷爷的吃饭问题由大孙子祖天解决。祖天的父亲“文革”中上吊身亡,母亲改嫁。从他成家那天起,祖天便与他所有的叔叔们一起担负着赡养爷爷的重任。

我和万的沐左右扶着爷爷回家。我们走在纵横交错的故乡石板路上,不断地遇上同族亲戚,爷爷不厌其烦给他们介绍我和万的沐。但是爷爷每次都错把万的沐当做我媳妇介绍给大家。小孩们全向我们靠拢,我们的队伍一点点在庞大。到了十八伯门前,爷爷指着一个小女孩说,那是你的孙子。我说,他多大了?爷爷说,8岁。我说,他太矮了,像城里4—5岁的孩子。爷爷说,他娘老子长年在外地打工,他总是饱一餐饿一餐的,能活下来已很不容易。

堂屋光线很暗,前方那个天井如同虚设。我们把行李搁在那张古老的雕龙刻凤的方桌上。爷爷说,给先人们烧一炷香吧。

4

万的沐背上她的画板和照相机,我们迎着午后的阳光走近沱巴河。我们的脚下没有路,只有生根石、野木、细竹和荆棘。万的沐走在前面,但她似乎找不到了曾经走过的路线。我说,只要能发现新的美,那地方找不到也罢。她不同意我的意见,她说如果你累了或者怕困难就就地坐下吧。我说,不,我想听听深山里的鸟鸣,我要对你的安全负责。再往前走就得爬山了,让我来牵着你的手。



我抢到万的沐的前面，牵住她的手。她的手温暖而有力。爬了一阵，我们不约而同地向左后方看去，那里有一块草地，草地上有一对拥抱的恋人。万的沐说，爱情存在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她停下脚步，打开照相机，镜头对准那对动作在逐步升级的恋人。我想，常外出写生的画家一定会碰上许多稀奇古怪的事。她一连拍了好几张，我说，这样的场景难道也能入画？她说，野外的浪漫是最珍贵的。我拿过她的相机，把焦距调到最大，我几乎能看清他们的脸。但接下来的镜头我不好意思看下去了。

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不停地摔跤。万的沐说，我知道你的心思还在那对男女身上，所以你看不清前方的路。

万的沐再也想不起那次的路线，但是我们却凭直觉找到了她当年写生的位置。我们俯瞰着沱巴河，看到初春的沱巴河仍是那般秀丽。万的沐坐在那块石头上，支起画笔。她说，那天他就在下面的沱巴河里，那天的阳光非常刺眼。我全身的毛孔都在出汗，眼泪一遍遍模糊视线。这种冲动太奇异了。

我打断她的话，说，他发现你了吗？她说，刚开始是没有的，后来就发现了。他像一只逃难的野鸭拍打着水面爬上岸，背对我匆匆穿上裤衩向对面的竹林跑去。

我说，现在下面的沱巴河只有静景，你能画什么呢？她说，我想画对面的那片竹林，是它夺去了他最后的影子。

万的沐作画的时候我去她身后采野花。这里的野花种类数量太多了，我除了认识拿在手上常使我头昏的杜鹃花，其他的都不认识。整个山头都回旋着野花的清香，当我把手上的野花凑近鼻子时，便分辨不出香味来自山野还是手上。后来我将采来的野花扎成一个小人儿，插在万的沐身边。万的沐的画还没完成，她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我再次用照相机朝左后方看去，但想看的東西被茂密的樹木野枝擋住了。草地上那對男女還在嗎？他們為什麼要選擇這樣的方式？一般情況下，那男的或女的應是我的同族兄（弟）或同族姐（妹），他（她）是誰？

太陽接近落山，的沐終於完成了她筆下的畫。她執筆的手指上留有墨綠色顏料，它們已經干了。

我細看她的畫，細看下面的沱巴河，想象我裸泳的樣子。

5

回到村里，太陽已經落山，天快黑了。

下午在山林草地上尋歡的男女被分別捆綁在兩根相距十米的電線杆上，他們的胸前掛着同樣的牌子，上面寫道：偷情者。圍觀的村人聚集在較遠的地方，他們似乎在議論，似乎又沒有議論。我對身邊一個人說，快去叫我爺爺。這個人比我大一輩，他說，老侄啊，不是我不想去叫，可叫來你爺爺又有什麼用？沒人會聽你爺爺的。現在你爺爺說話族里人越來越不愛聽了。我說，為什麼？爺爺德高望重，又是族里最長者，爺爺都已85歲了，誰敢不聽？他不回答我，他離開我鑽進較遠處似議論非議論的人群中。

我和萬的沐分別走向被捆綁的男女，為他們松綁。我們干得很順利，沒人前來阻止。我對男的说，你是誰？他說，我是你哥，她是村里的寡婦。她老公兩年前從一座城市的高層建築上摔下來死了。我說，這是你的不是。他說，占寡婦便宜的不止我一个人，你爺爺也有份。我說，你說什麼？！

獲得自由的男女從不同的路線離開現場。

我們在祖天家吃晚飯，我們喝着瑤山米酒談天說地。爷爷